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第十二回 阿妹負氣三卻姐命 女傑求學夜半出逃

話說瑤瑟一槍放出，止見一片火光，天崩地裂。煙散處一看，已將洞界炸開，兩洞合成一洞。三人看得仔細，忽然後面一人，大聲叫好。三人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白十字社長湯翠仙。止見他額闊面圓，目如丹鳳，舉止大方，氣宇軒昂。大步走向前來，執著瑤瑟的手，笑道：「可知英雄國女，必有過人，名下果無虛傳也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首領來得湊巧，與二位姊妹定個輸贏。」瑤瑟慌忙放了槍，拜問姓名已畢。翠仙顧著瓊仙說道：「俺在此觀看多時，妹妹可知是你輸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瓊妹妹止差了些兒，不爭的也炸得好看。這回利品，饒瑤姐得了。」說罷，地下拾了寶星利劍，雙手捧與瑤瑟。瑤瑟那裏肯受。原來湘雲之意，一心要借瑤瑟壓服瓊仙，使他不敢驕人。誰知瓊仙是性高人，聽了這些冷言熱語不由得不氣。當時面上氣得青一塊，紅一塊，氣憤憤的說道：「你納須知道不是那兒的工夫好，止見咱們的工夫平常。咱們不如人，一世也羞見人面。你納別要拚人著有家私，冷語浸人六月寒。」說罷，丟了槍，回身便走。翠仙哈哈大笑道：「果不亞於孫家小郎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妹妹百事都好，止是有這好名脾氣。娘子不必掛懷，且與俺領袖敘談這個。」瑤瑟道聲不敢。翠仙挽著瑤瑟，重回洗腦院來。到一間精潔房內，三人坐定，叫侍女擺著酒來。是時天色已晚，掌上電燈二人披懷暢飲。

席間瑤瑟謝罪道：「適間誤有冲犯，死罪，死罪。」翠仙哈哈大笑道：「不知不罪，彼此兩忘，娘子何必介懷！大丈夫臨陣為敵，退陣為友，何況無心之咎乎？」瑤瑟聽了，好生拜服。少間，瑤瑟復問道：「妾有疑問，願請教於首領之前。日間首領乘著氣球，遨遊空中，妾夢昧不知，誤放一槍，不知氣球何以全無破損？」翠仙笑道：「若論此事，頗足解頤。今夜天闊月朗，願談此事為二位賢佐一笑。」說罷舉杯一飲共盡。放著杯，正色披襟，對二人說道：「二位賢佐請聽。俺所造氣球，雖用輕氣瓦斯，但與庸眾大有徑庭。俺因空氣壓力浮力之理，造成一舵，能使氣球旋轉如意，縱橫自如。每當航天之時，球內備有二器，一曰折光表，一曰量氣表。那折光表內有凸廣士一個，所有光線，由凸廣士通射入三稜鏡。由三稜鏡屈折面生像，反射入於望遠鏡。筒中光線交錯，皆成三角。周圍刻有精密度表，由三角可以測知，物之遠近大小。彼時南風正競游縱如意。將鏡一望，忽見一彈，向球飛來。俺彼時頗為驚異，將球一斜，那彈著空，向天空爆裂。俺彼時將量氣表一觀，空氣震動，不下二千四百度，離球約有六英里，不由彼時大怒，料是政府聘來外國技師，翦滅翼羽。誰知倒是賢佐，豈非一大奇遇。」二人聽罷，齊起身致賀道：「這是國家慶運，首領洪福，不曾驚犯玉體。」翠仙笑道：「這是二位賢佐，學術昌明，尤為國家之幸。」少間，湘雲道：「俺等暢談甚歡，可惜瓊妹妹負氣，席中少了一副快嘴。」翠仙道：「瓊妹妹不肯服善，不是英雄氣概。豈不聞子路聞過，禹拜昌言。可著人去請來。」湘雲聞言，忙叫侍女去了。翠仙哈哈大笑道：「大凡聰明人，一時負氣，久後必悔。這次氣平，當必前來。」二人齊道：「當如首領所言。」

少時，侍女回來說道：「二領袖回家，閉門合睡不該侍女進餐，倒惹得一頓好氣兒發作，所以不敢前去驚擾。」翠仙顧湘雲道：「前次賢佐說了他兩句，這次須煩賢佐親走一遭，祇說俺在此等候多時，斷無不來之理。」湘雲應允，即時叫副馬車去了。翠仙對瑤瑟說道：「人有氣節，大是好事，但不肯虛心即是惡德。這次想必前來。」瑤瑟連聲稱是。二人又飲數杯。移時湘雲回來，氣得滿面通紅，做聲不得。翠仙問其原則，湘雲氣道：「誰知這頓怒氣，反移到俺來。」翠仙哈哈大笑道：「賢佐寬懷大度，須不與他同見。你且說，他如何遷怒來？」湘雲道：「俺初到瓊妹妹居室，問知梅香，知道睡著未起。俺彼時即到瓊妹妹臥房前，門也門了窗也閉了，裏面隱隱似啜泣聲。俺彼時敲門，瓊妹妹問是甚麼人？俺彼時笑語道：「好妹妹，姊妹戲耍，為何認起真來？豈不聞英雄豪傑，死且不怕，那有向隅的項羽，降膝的嚴顏？好妹妹，快快起來，與我同去，首領等候多時了。」彼時瓊妹妹床也不起，門也不開，憤聲答道：『噯！別假別假，做好做醜，都是你納。咱們生是草死是木，乾是灰兒腐是螢，一世也羞見人面。你納別要東扯西拉，聒得人家不耐煩。你納知道，咱們是個斷頭不屈的嚴將軍。咱們也不怕你納是位三頭六辯的蘇季子。』你看這話，不是全怪著俺麼？」瑤瑟聽了這話，好生難過。起身對翠仙說道：「妾看這話，七講八說，禍根全在於我。若要瓊娘子氣平，除非要妾負荊請罪。」翠仙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豈有直謝曲，客謝主之理。今日之事，總是瓊妹無禮。待俺前去將大義曉諭一番，自然使他知過。」說罷，三人起身，同去洗腦院來。門前已有馬車伺候，三人上了馬車，望瓊仙住宅進發。

少時到了，翠仙下車，二人隨後，同進瓊仙住宅來。瑤瑟看那房子全是西洋款式，上下共是三層。側面樹木栽得齊整，室內亦擺設得精緻。二人隨著翠仙，來到瓊仙寢室門首。翠仙喚道：「妹妹開門，俺來也。」瓊仙聽得翠仙聲音，從床上躍起開了門，雙腳跪在翠仙面前。哭道：「姐姐別掛心，要還妹妹一個自由來。」翠仙慌忙扶著道：「賢妹妹，聽俺道來。方今國家勢如累卵，朝不保夕，俺等姊妹正要顧全大義，破除私見。況且因人之善以為善，亦不失英雄美德。妹妹何自苦如此？這非俺所屬望的。」瓊仙聽說，越發悲道：「姐姐說的話兒，妹妹難道不知道麼？妹妹於今一不怨天，二不尤人，祇怨妹妹自恃聰明，天兒高地兒厚都不知道，於今瞧破半文不值。妹妹於今發個願頭，自願求學世界，遍訪名師。學問不成，不願再踏中國一塊土。姐姐還要原諒些兒！」說罷，伏地大哭。湘雲、瑤瑟默然兒觀著，不能措一辭。

翠仙歎口氣道：「賢妹求學，志則高矣！如此悲切，前途殊有虧損，起來且再商量。」瓊仙那裏肯起。剛纔幾人扶得起來，又哭向第二樓去了。翠仙見此沒法，祇得囑咐湘雲，好好款待瑤瑟，且回洗腦院安歇。看壁上掛鐘，已打十點。湘雲收拾一間精潔房子，請瑤瑟就寢。正是歡娛嫌夜短，寂寞苦更長。瑤瑟有事在心，一夜那曾合睫。挨到五更時候，忽聞外面報道：「瓊仙夜半私出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正是：

止因小辱成大忍，敢道巾幗不丈夫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分解。